

奈何明月照河渠



两情不相悦：催泪扎心的小虐文合集

[查看详情 >](#)

一、

第一次，被几个下人用粗糙肮脏的手压在地上，让暴怒的忧姬用钳子拔掉指甲的时候，何渠还会惊慌失措地向那个男人求救。

可随着钻心的剧痛从指尖窜入心脏，那个男人只是淡漠地看了她一眼，嫌她的惨叫太过刺耳，让人捂住了她的嘴巴。

「别让她的血弄脏了你的裙子。」男人坐在上方，手里拿着本经文平静地翻阅。

何渠一直知道程寅是狠毒的，可从未想过有一天这种狠毒会落在她身上。

毕竟过去，身为人人敬畏的国师，在她面前却是毫无架子，体贴入微，任她予取予求。

唯一能惹怒他的，只有在何渠弄伤自己的时候，即使只是擦破了点皮都不行。

后来，何渠才明白，他的温柔和包容是给这具壳子里的另一个人的。

他精心呵护了她二十年，只是为了把这具壳子完完整整、毫发无伤地交给忧姬，让她用得满意。

时机成熟后，程寅就把她的魂魄抽离出来，随意地放到了一具刚刚过世的女尸身上。

换魂之术有违天道，折损福德。为了减轻术法反噬，何渠这个壳子的原主人，还得在世间再活十年。

异魂获得身体控制权之初，需要承受七日万蚁噬心之苦，浑身奇痒无比，为了防止忧姬弄伤自己，程寅用轻软的绸缎捆住她的手脚，寸步不离地守了她七日。

那几天，忧姬尖利的哀号响彻整座宫殿，一张脸狰狞而痛苦，咬伤了上前安抚的程寅。

程寅到底是见不得心上人受苦，翻遍了古籍终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。

离躯体原主的魂魄越近，躯体产生的排异反应就越小，痛苦自然也会减轻。

只是原主的魂魄受到吸引，会排斥现有的，拼命地想要回到原本的躯体内，这样痛苦势必会增加。

程寅没有半点犹豫，差人把何渠带到寝殿，怕她怀恨在心伤害忧姬，用铁链缠着她的脖颈将人锁在柱子上。

那时何渠已经抓得自己满脸血痕，衣不蔽体，裸露在外的肌肤遍布红肿的抓伤。

看到程寅的那一瞬间，何渠满心欢喜，以为他是来救她的。

直到看见榻上那个熟悉的女人。

那分明是她的样子。

何渠来不及深想，这几日毫不间断地折磨她的痒意，和仿佛被人剖开肚皮，把五脏六腑用刀子搅烂的痛苦，一下子尖锐了两倍。

而奇迹般的，在床榻上不停打滚咒骂的忧姬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
程寅拿着帕子擦了擦忧姬的脸，声音是何渠熟悉的，饱含关切之情的柔和，「好点了吗？」

「程哥哥？」得以摆脱疼痛的忧姬终于清醒了过来，她愣愣地看着程寅，喃喃自语，「程哥哥，我……我真的活过来了？」

程寅唇角含笑，眼眶微湿，俯下身将脸埋在忧姬颈侧，良久才轻轻地「嗯」了一声。

泪水夹杂着额际流下来的冷汗模糊了视线，何渠听着他们的对话，看着他们相拥的情景，而她自己则形容邈邈，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

她以为这是她此生之中最狼狈的时刻了。

其实还远远不止。

忧姬恨她。

恨她享受了程哥哥那么多年的宠爱。

恨她夺走了她二十多年的人生。

忧姬看着在乱石堆中打滚，利用疼痛止痒，浑身鲜血淋漓的何渠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恶毒和怨怼。

「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？我被困在你的身体里，能听能看却不能动，程哥哥他对你那么好，你知道我有多嫉恨你？」

痛痒到了极致，何渠神思恍惚，仿佛灵魂剥离肉体，清醒地将忧姬的话一字不落地听入耳中。

她想起程寅在数百个童子童女中独独看中了她，将她领回神殿，替她沐浴更衣，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花了一整年，将原本面黄肌瘦、弱不禁风的何渠养成了珠圆玉润的模样。

她早先的印象中，程寅常常是冷着张脸不苟言笑的，除了细心妥帖些，待她与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眼睛望着她的时候，穿破那层深邃的黑暗，是完全的淡漠。

可有一天，忽然就变了。

外人都说程寅不喜人近身，除了那双手，何渠再没触碰过他的其他部位。

听下人说她遭歹人毒害，足足昏迷了十日，御医轮番来了一遍，说的话如出一辙。

圣女体内仅剩一线生机，恐回天乏术。

下人说生平第一次在国师脸上看到了恐惧。

但国师毕竟是国师，即使是恐惧，也透着股阴狠的劲。

只是这次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。

程寅用三十年的修为，救回了她的命。

醒来时，何渠躺在程寅怀抱中。

他这个姿势不知保持了多久，见她睁开眼睛，程寅眸光闪烁了一下，如释重负地微微一笑，然后晕了过去。

何渠从来不知道，程寅还能有那么温柔的表情。

由此，何渠彻底对程寅打开了心扉。

她是真的感激这个男人。

他将她从饥寒交迫的窘境中带离出来。

赋予她尊贵的地位。

赋予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。

更给予了她新生。

直到今时今日，何渠才明白过来。

恐怕那次所谓的毒害，其实是程寅将忧姬的魂魄植入了她的体内，为异常反应做的掩饰。

幼小的躯壳负担不起两个魂体，差点就因此夭折了。

而程寅真正想救的，自然是那具壳子里的忧姬。

何渠闭着眼睛，她的血肉之中像被灌入了毒液，寸寸浸入，寸寸腐蚀，痒得让人恨不得一死了之。

可程寅早有准备，他有一万种方法可以续她的命。

二、

几日前，她有心寻死，在他面前撞翻了案上的花瓶，颤抖的手甚至捡不起瓷片。

程寅端庄持重地坐在主位，静静地等着何渠用瓷片割破喉咙，直到血喷了一地，方才缓缓踱步至她身边。

「何渠，你当有此报。」他的声音清润，温柔起来简直能把人的心揉碎。

像现在说着残忍的话，也是悦耳的，「这许多年，你能过上锦衣玉食、万人敬仰的生活，都是拜忧姬所赐，你既承了她的情，自然是要偿还的。」

程寅蹲下身，指尖在她伤口上掠过，沾了几滴血。

何渠的瞳孔已经涣散了，身体微微抽搐，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杂音。

程寅站起身，表情淡漠如常，像是说着无关紧要的话。

「她需要你活着，你便不能死。你若再敢动轻生的念头，我就要罚你了。」

「何渠，你知道我的手段，别忤逆我。」

对于程寅来说，众生皆是蝼蚁，他可以随意操纵他们的喜乐，生死。

何渠以为得到了他的爱，就得到了一切。
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

但可惜，何渠除了那副皮囊，于程寅没有任何价值。

甚至没有活着的必要。

等忧姬发泄完怨气，何渠已经奄奄一息了。

程寅将手指搭在她的腕上，脉搏微弱，他的眉头微微蹙起。

忧姬虽放肆无礼，但也是怕程寅的，她知道何渠的死活事关她能否继续用这具躯壳存活于世。现在人被她玩成这样，还是有些心虚的。

「把她送进闭室。」程寅示意下人把昏厥的何渠抬走，看到忧姬低头认错，模样可怜，到底还是没忍心斥责，「我要替她疗伤，你先回去。」

闭室里有一口药泉，忧姬几乎是瞬间就想到了他要做什么，不由面露不甘，「程哥哥你真的要给这个贱女人……」

程寅不愿从她口中听到粗鄙之语，低声呵斥，「忧姬！」

但随即又想到她这些年耳虽能听口不能言，其中的苦闷可想而知，性情变得尖刻也情有可原。

程寅自觉语气太重，指尖轻柔地抚过她的眼角，将鬓发撩至耳侧，这是他们过去常有的亲昵举动。

忧姬的眼中却未生出太多感触，犹自满怀怨毒。

过了太久，她大约是忘了。

程寅的心中掠过一丝淡得看不见的失落，他揉着她的耳垂，轻声诱哄，「听话，她活着才能替你受罪。」

忧姬回想起觉醒之初承受的痛苦，不由打了个冷战，木愣地点了点头，「你说得对，我可不想再尝一次那种滋味……」

她推开程寅，转身急匆匆地走了。

直到她的背影在转角处消失不见，程寅才收回目光，缓步踏入密室。

何渠被随意丢弃在药泉边上，她面色惨白，衣衫褴褛，血污混合着泥沙糍在伤口上，浑身上下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。

这些都是外伤，倒是小事。

程寅替她褪去衣物，在脱褻裤的时候，动作微顿，这是一具陌生的躯体。

「渠儿。」

何渠的指尖微微颤了一下，程寅没有察觉。

他将赤裸的何渠抱入水中，眼看着她毫无知觉地沉了下去，不疾不徐地解开自己的腰带。

.....

何渠醒来的时候，身上的刺痒感竟消失了大半，水汽氤氲间，她缓缓睁开双目，看见的是程寅近在咫尺的脸。

她骇然地后退了一步，却发现脚下虚浮，原来是浸泡在水中。

程寅的目光在她脸上逡巡了片刻，张口吐出四个字，「还有三天。」

何渠退到了浴池边沿，翻身想要逃跑。

程寅没有阻止，目光落在她光滑的后背和雪白的臀瓣上，瞳孔微缩。

乍然离开泉水，皮肤上立刻烧起一阵抓心挠肝的痒意。何渠猛地瘫软在地上，控制不住地扭动，摩擦着冰冷的地面。

程寅踏着台阶步出水面，披上一件外袍，衣襟大敞。

他看着脚下的女人，可能是因为闭室里的湿气太重，他的嗓音略带沙哑，「这药泉虽能止痒，但一旦离开水中，痒感反而会加重。」

何渠已经把重新恢复光洁的皮肤挠出道道血痕，她只听得见前半句话，扭过身就要爬回药泉。

程寅蹲下身，擒住她的手腕，声音低沉如同蛊惑，「想彻底摆脱痛苦吗？」

何渠瞬间猜出他要说什么，瞪大眼睛惊讶恐惧地看着他。

修为到了程寅这种境界，连鱼水欢爱都有了疗伤祛毒之效。

何渠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，她用力咬破了舌尖，借着疼痛恢复些理智，口齿不算清晰地道：「忧姬才是你的爱人，国师这么做，不觉得是在背叛她吗？」

彼时，忧姬因换魂痛苦不堪的时候，程寅不是没想过用这种方法救治她。

至于为什么没做，程寅觉得大约是由于不习惯，他一直是个守旧的人。

所以他宁愿用另一种更为麻烦，且副作用极大的办法。

程寅望着她，虽然样貌变了，但神态、气息却仍是何渠的味道。

他少见的微微一笑，「反正一直都是你，不是吗？」

何渠尽量把自己蜷缩起来，明明已经难过到了极致，她仍是不愿哭出来，鼻尖憋得通红，小声哀求道：「求求你……不要再碰我了。」

程寅的动作顿住了。

这是何渠第一次拒绝他。

或许是出于报复，或许是真的毫不在意。

那之后，认定他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必然生出苟且的忧姬，要当众对她施以棍刑。

何渠是真的怕了，她乞求地望着主座上的程寅，希望他能念及那么一点点旧情，替她拦下忧姬。

但是她忘了，他们哪有什么旧情。

程寅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仿若事不关己。

他非但没有阻止，甚至还提醒道：「不要让她的血弄脏你的裙子。」

忧姬是极厌恶她的，何渠的存在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她那段地狱般的傀儡人生。

虽然现在何渠的一切都成了她的，可被剥夺的时间却回不来了，包括那些美好而难忘的回忆，也都是何渠和程寅的，不是她的。

尤其在程寅望着她，口中却念着渠儿的时候，忧姬恨不能立即将她除之而后快。

偏偏程寅事事顺她的心，遂她的意，唯独在这件事上拒绝了她。

「十年，十年之后我就能骗过老天爷的眼睛，让你用她的身体无所顾忌地活下去。到时候，她任你处置。」

程寅说这话的时候，用的是一贯云淡风轻的姿态，腰间甚至还佩戴着何渠亲手缝制的香囊，天青色，里面填的是何渠春日里采摘的小野菊，淡淡的苦味，比不了

那些名贵的香料。

忧姬仍是满脸不甘，竟还要再忍她十年吗。

程寅抬眸，温厚的掌心包裹住她的素手，「你既已归来，我们便寻个吉日早些将亲事办了，也算了结前世的一桩夙愿。」

忧姬这才有了笑容。

三、

湖畔垂柳依依，何渠怀中捧着卷书在读，这是她旧日的习惯，身后的小婢女与她同看，许多字不识得，小声问她意思。

不远处的石亭内，程寅正与当朝宰相对弈。

他怀里躺着忧姬，身着一袭嫩黄色襦裙，秋高气爽，太阳势头还猛，但程寅挡得严实，她眯着眼偷偷地笑，一派的稚纯烂漫。

宰相年近四十，面白无须，屏气凝神地等着程寅落子，对方却显得心不在焉。

宰相顺着他的视线望去。

柳条被微风抚动，一身形羸弱的女子大胆地脱去鞋袜，将一对雪白的赤足踩进湖边的淤泥里。

她身后，面容稚气的婢女扯着她的裙摆不敢放，急急地道：「淌走便淌走了，左右不过一本书，小姐你别下水。」

何渠撸起袖子，捞起书翻看了一下，纸页粘连，墨迹糊成一团，她毫不在意地揣进怀里，又回到岸上。

宰相呵呵一笑，感慨道：「这女子竟有几分圣女当年的风采。」

忧姬闻言心生愤恨，她的裙子是怎么回事？程哥哥给她的待遇竟与自己相当吗？

程寅微微瞩目，见她提着鞋往这边走来，身姿绰约，神情疏淡地落下一子，「东施效颦。」

这句话随风灌进耳朵里，何渠的步伐略一停顿，没有退却，依然从他们身侧走过。

途经练武场，都是些赤膊上阵的少年儿郎，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，只有一人不合群地穿着短褐。

能进得了这里的莫不是皇亲国戚，名门将后，由程寅亲自教诲成材，若何渠还是圣女，他们便该称她一声师姐。

台上两人你来我往打得精彩，何渠驻足观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身形一转，踏上台阶。

「觅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」她吩咐道。

穿短褐的夏鱼避开一拳，往后翻了一个跟头，同时袖中射出一支暗箭，何渠虽换了具躯体，但多年习武的本能尚在，她一个箭步上前，擒住江洺的右臂意图助他避开。

但她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力气，一拉之下男人的身形丝毫未动。

何渠反应很快，抬起他的胳膊，旋身躲入他怀中，堪堪避开了直射过来的短箭。

江洺的手下意识扶在她腰侧。

何渠挣了挣，没挣开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
谁知夏鱼见没得逞，气急之下催动弓弩，竟又射出一支短箭，夹杂着凌厉的风声「嗖」地袭来。

江洺这下早有防备，一抬手就将箭拍在了地上，巨大的冲劲震得他虎口发麻，向来无波无澜的脸上也有了恼怒。

夏鱼忌惮地后退了一步。

何渠被江洺的铁臂禁锢在怀里，青年后知后觉地低下头，他的眼中还带着未消的煞气，在看到何渠的一刹那凝固了。

她沉默了半晌，吐出一个字，「疼。」

胸疼。

江洺的脸红了红，逃也似的松了手，并与她保持了一段距离。

何渠揉了揉被抓痛的胳膊，抬头扫了一眼呆若木鸡的一众男子。

一群精壮的汉子围着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儿家，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突然显得旖旎起来。

何渠目光所及之处，一个两个不知怎么地都低下了头。

她沉吟了片刻，「现在比武场允许用暗器偷袭的吗？」

「姑娘不知，这姓江的王八蛋是个不择手段的小人，夏鱼的哥哥就是被他……」韩将军家的小公子义愤填膺地站了出来。

「住口！」夏鱼低斥一声。

在场的汉子都知道夏家长子是夏鱼不可提及的伤疤，脸色一变，全都噤了声。

江洺脸上的怒色也收敛了不少，表情显得有些复杂，欲言又止地望着夏鱼。

何渠对其间的隐情没有过多兴趣，转身欲走。

袖摆却被江洺拉住了。

何渠怔了怔，回过头，静静地望着他。

江洺握了握拳，视线飞快地在何渠白嫩却沾满污泥的脚丫上瞥过。

他蹲下身迅速脱下自己两只布靴放在她脚边，垂着头不大自然地说：「就当是报答姑娘的恩情。」

「男人的脚都很臭的。」小觅在何渠耳边窃窃私语。

那双布靴除了鞋面沾了些灰，看得出是新做的。

何渠抬起脚，鞋很大，很通畅地踩了进去，里面还带着男人的体温，她道：「谢了。」

江洺望着她的背影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从足底升起，酥酥麻麻地融入骨血。

入夜，程寅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忧姬跪倒在他脚边，形容狼狈，攀着他的腿缓慢地爬起身，那一张面庞上满是血污，连眼睛也是灰蒙蒙的，「你怎么舍得对我这么狠呢？」

他喉咙梗塞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于是忧姬失望地垂下了头，她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过身，步履蹒跚地离开。

他一度以为她不会回来了。

这个女人自他懂事起，始终陪伴在他身侧，他不知她的来历，自然也不会清楚她的去向。

再见面时，她站在城墙上，城下是大片的死尸，有守卫将士，但更多的是无辜百姓。

那个女人从来喜欢色彩艳丽的华裳，今天却穿了身灰扑扑的粗布麻衣，一张素净的脸，几乎让人认不出来。

她很快将目光锁定到他身上，两人遥遥相望，他听见胸口传来擂鼓般的心跳声，他知道那里压抑着巨大的喜悦，和微弱却徘徊不去的恐慌。

他等候着她过来，像从前的许多次一样。

她果然迈开步子，徐徐靠近。

近卫却如临大敌，一拥而上，死死地将他包围在最中央。

程颂说：「国师小心，就是这妖女在两天三夜里疯狂屠杀了近两万人。」

他愣怔了一瞬，低低地嗤笑，「她哪里来那么大的本事。」

被几十白刃虎视眈眈，忧姬却如闲庭散步一般地穿梭其中，士兵们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挑衅，暴喝一声将她捅成了筛子。

程寅赫然睁开双目，额际冷汗涔涔，不，她不是这么死的。

怀里的温度提醒着他这是现实，程寅亲了亲忧姬的发顶，心中稍微踏实了些，耳畔忽然无端端响起她前世说的话。

「程寅，无怪乎你百般算计于我，当真是我瞎了眼。」

她那时，用的却是前嫌尽释的口吻。

他批衣而起，踏着月光和夜露，无端便走到了何渠屋外。

看着房门口那双明显是男人穿的黑靴，程寅目光微凝。

门豁然敞开，清凌凌的月华洒了一地，床榻上的何渠赫然睁眼，望见程寅立在房门外，面容比之夜色更为清寒。

他的视线淡淡地在屋内逡巡一圈，又落在她脸上。

什么也没有。

侧塌，枕边，都无那男人的痕迹。

他再次瞟了一眼地上的黑靴，转身离开。

何渠指节发白，无意识地揪住了身上的锦被。

四、

季春七日，是程寅定下的良辰吉日。

前世那个女人俯身蹲在他面前，将被打落的木剑交回他手中，微微弯唇对满头大汗，牙关紧咬的他道：「反正你总是要娶我的，打不打得过我又有什么要紧。」

在他与和昌公主的成亲宴上，她一身白衣，手无寸铁，却引得所有侍卫骇然提刀，忌惮恐慌地围在她身侧不敢妄动。

她的目光划过他与和昌公主的喜服，又落在他们相执的手上，她惯常爱笑，让人瞧不出她是真心欢喜还是难过，低低道了一句，「季春七日，的确是个好日子。恭贺程小公子当上驸马，只盼你日后前程无忧，得偿所愿。」

他终是如她所盼得了无上前程，却直到她死前，才知晓自己心中真正的愿想是什么。

所幸，不是没有机会弥补。

在那之前，还有一件事要做。

程寅在铜盆里净了手，拿起匕首朝她走来，下人自觉架起何渠的手臂。

她眼看着他步步逼近，整个人瞬间被巨大的恐慌席卷。

程寅撩起她鬓间的碎发，指腹摩挲着耳垂，与温存的动作呈对比的，是他右手紧握着匕首，锋利尖锐，泛着森寒的冷芒。

他似是在安慰：「闭上眼睛，很快就好了。」

何渠眼前一片血红，她听到皮肤割裂的响声，被男人一双宽厚的大手稳稳地剥离面部，露出底下鲜红的血肉。

觅儿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求饶，抬眼看见这血淋淋的一幕，眼前一黑晕了过去。

圣女自幼由他一手抚养长大，在天下人的眼中与他有师徒之谊，情同父女，若是二人结合，必然引得朝堂争论，百姓不耻。

程寅如何忍心让爱人遭受非议，所以，他将她的脸与忧姬交换，巧妙地置换了二人的身份。

此用心，不可谓不良苦。

下人端来新的水，他在水中将手上的血迹洗净，蹲下身轻抚她的脸颊，目光居然是平静而温和的，「这方是你原本的模样，你该是欢喜的。」

皇帝圣驾亲临，何渠恢复了圣女的身份，理应相迎。

大抵是婚期将近的缘故，程寅一贯淡漠的脸上多了些生气，他站在楼阁上，着一袭绛紫色长袍，与皇帝一同倚窗而立。

龙章凤姿，贵不可言。

天高日暖，竹林苍翠，那样和煦的春风吹拂过肩头，程寅一双狭长幽暗的眸子看向她的时候，何渠有一瞬间的恍惚。

多少年了，他的容颜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化，时光如同凝结在了他身上。

这个人，这双眼，仿佛依旧是她幼时亲近信赖的模样。

当年周朝将倾，是国师以一己之力击退敌军，护卫了城中万千百姓免遭涂炭，是以程寅地位之尊崇，连皇帝见了也要矮他三分。

他属意将忧姬册封为正一品禾昌郡主，如此一来，既使得皇家与国师更为亲近，也给予了忧姬皇妹的尊荣。

「禾昌？」忧姬似是有些愣神。

皇帝笑道：「正是。」

程寅微不可见地蹙了蹙眉，他品了口案几上的茶，语调轻慢地道：「既是我的夫人，即便无甚品阶，也无人敢对她不敬。」

皇帝面上笑意稍滞，仍是颌首附和道：「……那是自然。」

忧姬却微抬下颌，满意道：「禾昌这个封号我很是欢喜，程哥哥，你便应了皇上吧。」

程寅望着她，眸色沉暗。

五、

皇帝走后，忧姬缠着他的胳膊小声与他耳语，程寅面色不虞，并不像以往那样温和纵容。

忧姬怔了一怔，低声喃喃，「你果真还是不愿意娶我的是吗？」

她豁然起身，指向一旁默然独坐不闻他人事的何渠，难掩恨意，「见到那副脸孔又回到了她身上，你便动摇了对不对？」

程寅眉心微拧，「忧姬。」

「若你要证明给我看。」忧姬凄然笑道，「就将她打入水牢，待我和你大婚完了再将她放出来。」

「她如今既恢复了圣女身份，你便是耍性子，也该顾忌着些国师府的颜面。」程寅隐有不悦。

「只不过在水牢关上个把月而已，你还心疼了？」忧姬眼波如水，隐隐含着凄惶之色，「程哥哥，你说过会补偿我的。这句话，加上前世你足说了两回，转眼间却又被其他女人蛊惑了心智吗？」

程寅见不得她难过，总会让他想起那些不堪的，令人追悔莫及的往事。

「若你肯回到我身边，我会倾尽所能对你好。」这句誓言默默埋在心头，埋了许多年，不曾说给她听。

「她不过是我为盛你魂魄所用的傀儡。」程寅语气稍缓，「一个容器罢了，你大可不必与她置气。」

「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，便是任我处置又如何？也好叫她长些记性，别忘了谁是才正主，谁又是冒牌货。」

后面这两句话，忧姬特意加了重音，目光凌厉地瞧向程寅。

程寅便不再开口。

「将她押入水牢。」忧姬命令下人，嘲讽地瞥了何渠一眼。

何渠近乎执拗地看着程寅，那个人的表情无一丝一毫的松动。

他过去待她能有多宽怀温厚，现如今就能有多残忍冷漠。

何渠被关在水牢里的二十几日中，程寅前来探望过她一次。

黑沉沉的水一直漫至下巴，那张袒露在外的脸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水蛭。一只只吸饱了血，脱落回水中，眨眼间又有新的蚂蟥填补空隙。

程寅大概是来看看她有没有失血而亡的。

他似乎说了些什么。

何渠眯缝着眼睛，只瞧见他薄唇翕动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那些水蛭堵塞了耳道，并不能听得清声音。

她的手脚被锁链所束缚，动弹不能。起初身上被叮咬的部位还会痛痒红肿，纵使池水冰寒刺骨也不能削减半分，何渠只能咬烂舌头，用直冲脑门的尖锐疼痛转移注意力。

太冷了，连血液都流得格外缓慢。

到了第三日，从胸口生出玉质的温润感受，丝丝缕缕的汇入四肢百骸。

得益于此，何渠灵台一片清明。

她心中揣测，这水蛭大约有致幻的作用，叫她看到了许多荒诞古怪，又似曾相识的景象。

清醒时再欲深究，却什么也记不起了。

程寅从随行的婢女手中接过药碗，亲自下了水池，扣着何渠的下颌灌入她口中。

「这是给圣女补血续命用的，每日午夜服下一帖，不得延误。」

语毕，程寅拖着一身沉甸甸的湿服，步履仓皇地出了牢门。

狱卒发觉，他的脸色竟比在水中浸泡了七八日的圣女还要苍白。

六、

何渠被放出来的时候，忧姬与程寅已是成婚在即。

忧姬临时改了主意，要让她以圣女的身份，亲眼看着他们拜堂成亲，步入洞房。

好让她彻彻底底死心。

这实在有些多此一举，因为就在何渠出水牢的当日，皇帝便下旨要将她纳为贵妃，而圣女之位，将由新的幼女继任。

何渠忽然明白，程寅为何不惜让忧姬承受换脸之痛，也要置换她与忧姬的身份。

国师是不老仙身，圣女却是肉体凡胎，若是衰老病死，未免有失国体，是以历届圣女都是正值芳华的少女，年龄大了便要同寻常妇人一般，嫁做人妻。

圣女之尊，求娶之人上至帝王，下至达官显贵。

何渠那具身体，已经二十三岁了啊。

他怎会舍得将辛苦救回来的恋人，拱手相让呢。

觅儿不清楚她这段时日的去向，只觉她整整瘦了一圈，愈发形销骨立，身子单薄得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，连皮肤都是极病态的苍白。

她禁不住红了眼眶，「圣女，可又是国师对您做了什么……」

何渠牵了牵唇，拭去她眼角的泪，「我这不还好端端活着呢嘛，你哭什么。」

是啊，活着。

哪有那么些铮铮傲骨，宁死不辱，若是能活，拼了命也要活着。

「待圣上接您进宫便好了……待圣上接您进宫便好了。」

夜色渐浓，说是替她去端滋补的乌鸡参汤的觅儿迟迟未归，何渠担心她被刁难，起身去寻。

明日便是国师的大喜之日，府内的侍卫都撤走了，换上了武艺更为高深的暗卫，埋伏于各个隐秘处。何渠一路行至主院，竟是一个人也没见到。

水流潺潺，何渠耳聪目明，注意到一个人影屈起一条腿坐在河岸旁的大石头上，遥遥望着忧姬的寝宫，揣着酒罐子对月独酌。

他听到动静，转头看过来，脸上还带着几分未来得及掩饰的伤怀。

赫然就是那天在演武场脱靴给何渠的男子。

江洺神色一凛，连忙起身给何渠行了个常礼。

何渠脸上凝起笑容，「清风明月饮浊酒，江侍卫好雅兴。」

江洺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和，只能僵硬地扯了扯嘴角。

他原本对这位人传广施善行的圣女是存着几分敬畏的。

但随侍程寅左右的这段时日，却听闻她对偏院那位名唤忧姬的姑娘百般刁难，酷刑加身，心里面很难不生出些芥蒂。

两人之间的气氛正僵，忽听夜鸟惊起，院内传出女子短促的吟哦。

江洺脸色一变，几步窜到门边，正要推的时候，被何渠给拦下了，「诶，不可，里头住的是国师未过门的妻子，你想做什么？」

江洺双颊微红，急急地张口辩驳，「我是担心……」

何渠不等他说完，一脚蹬在院外的一棵歪脖子树上，借力攀上了院墙。这一瞧之下甚觉有趣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还真有人敢惦记程寅的媳妇儿。

忧姬平躺在院中央的祭坛上，衣裳已经脱得七七八八，肩膀和大腿在月光下白晃晃的。

而祭台下站着个男人，一身夜行衣包裹严实，正低头与她说些什么。

院子里静得出奇，程寅外出与朝中官员喝酒，直至现在还没回来。那淫贼显然是图谋已久，掐准了时机，为的就是在新婚夜前夕玷污新娘，好让一国之师蒙羞。

只待天一亮，仆从涌入这院子，忧姬满身被蹂躏后的痕迹就叫所有人看了去。

她翻墙而入，江洺紧随其后，望见这一幕，双目赤红，撸起袖子就想冲上去救人，何渠拉住他。

「别莽撞。」

江洺扭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咬牙忍下了。

离得近了，方听到那淫贼口中在嘀嘀咕咕些什么。

「你以前不是厉害得很吗，这一世竟无用至此。」淫贼笑了笑，「我还以为你会面无表情将我从头到脚鄙夷奚落一通，惹得我跳脚发怒，结果竟也如寻常姑娘家一般只会哭哭啼啼，真是无趣。」

江洺心乱如麻，见何渠抬目观看，竟兴致勃勃，耐着性子低声询问：「圣女是否有把握制服那歹人？」

何渠说：「急什么，这不还没开始吗。」

江洺：「……」

淫贼唠叨完，用一把短刃挑开忧姬的腰带，剥开衣衫，露出白嫩的肚皮，而刀尖一转，划至忧姬脐下二寸，正欲再向下。江洺左脚发力，腾跃而至，一柄银剑的剑刃擦着淫贼的脸颊掠过。

何渠叹了口气，慢吞吞站起身随他走去。

她眉清目冷，再加上身材瘦长，随意地披着一件外袍，行止间自有一股模糊性别的萧疏轩举之气。

江洺担心忧姬的安危，放不开手脚，只能被淫贼牵着鼻子走。长剑很快被打飞，折断了的剑头拐了个弯，回射进了他的肩胛骨。

淫贼嘴角微勾，正欲补上一刀，何渠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没用的，忧姬与国师情投意合，早非处子。」

「！」她何时出现在他身后的！

淫贼受惊不小，猛然回身，大掌含着澎湃的力量重重地击打在何渠胸口，另一只手则将匕首推入了她腹部。

何渠喉头一甜，险些吐出一口血，亏得咽得及时。

她却轻巧地笑了笑，在淫贼惊疑不定的注视下，袖下的手指暗甩，一片叶子裹挟着风声割破他胸口的衣服刺入心脏。

淫贼脚下一颤，「这一招……莫非是你？」

他愣怔地望着她一阵，又看向祭台上的忧姬，「怨不得……我竟寻错了人。」

他表情几番变化，不顾嘴里涌出的鲜血，倏而大笑出声，「那程寅妄自尊大，自以为能从天道手底下留人，却未料到反被天道戏弄了一把，错把鱼目当珍珠，我真想瞧瞧他得知真相时追悔莫及的模样。」

七、

酒楼内的程寅心头传来一阵异样，他停了饮酒的动作，看向国师府所处的方位，在三位同僚诧异的挽留声中离席而去，顷刻之间就进了府门。

这头何渠微微蹙眉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淫贼对程寅的气息极为敏感，当下便有所察觉，他轻瞟了她一眼，从袖中掏出一卷竹简丢到她手里，颇富深意地道：「这是溯命简，是你从前遗落在我那儿的東西，也是你心上人予你的信物。溯命简记录着时间之河中的众生相，可通前世今生，若有一日你想知晓始末，便将它打开吧。」

语毕，翻墙奔逃。

何渠望着手中陈旧无华的书简，垂目不语。

江洺脱下外衣盖住忧姬的身体，有些手足无措地扶她坐起，哑声道：「夫……夫人，您还好吗？」

忧姬总算缓过些精神，身子软弱无力地靠在江洺怀中，不忘将一双泪意蒙眬的眼睛恶狠狠地瞪向她，「你不该巴不得我死吗？说吧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」

何渠收了竹筒，温温和和地笑着，「夫人说笑了，我之性命全系于夫人一身，岂能袖手旁观？」

若是忧姬出事，程寅还会让她活吗。

院门被股巨力轰开，程寅几乎是霎时便到了近前。他紧张地凝视着忧姬，后者适时地凄然一笑，晕了过去。

江洺早在程寅进门的那一刻松开了环抱忧姬的胳膊，捂着肩胛骨的伤口跪倒在地，「属下护卫夫人不周，请主上责罚。」

程寅一语不发地抱起忧姬，利落地离开了这所院子，连眼角的余光都没分给旁人一个。

江洺安静地伏首，视线追逐程寅的脚步，眼中掠过一丝黯然。

何渠摇摇头，捂着腹部的伤口往回走，血溢出指缝，洒了一路。

回了房间正碰见因为找不到她焦头烂额的觅儿，来不得多说什么，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爬到床上，总算能安心地闭眼。

那一路的血脚印红得刺眼，觅儿慌慌张张地去请大夫，结果得知忧姬以心神受刺激为由，把所有的御医都留在了她的屋里。

她想不到别的法子，只能去求程寅。

程寅坐在床头，忧姬躺在他膝上，黑发如泼墨一般倾泻，他禁不住用手去碰，好一副温情脉脉的画卷。

觅儿跪在地上，既畏惧，又有一股压制不住的愤慨，「我家小姐是为了救夫人才受的伤，危在旦夕，求国师请大夫为其诊治！」

程寅指尖盘绕着绢凉的发丝，沉吟不语。

忧姬喉间哀婉呻吟，纤细的玉指揪住了他的衣袍。

程寅开口，问的却是另一人的事情，「忧姬伤得怎么样？」

为首的御医也看得清这两人在程寅心中孰轻孰重，当下回道：「夫人之伤不在表面，还需与众位御医探讨一二，再开药方。」

程寅微微点头，「有劳了。」

十几位御医退到外室，其中一位看不过眼，经过觅儿身边时暗暗劝道：「再等等吧。」

觅儿急道：「可小姐等不了了，夫人的命金贵，我家小姐的命就下贱吗？」

忧姬大怒，夺过婢女手中的药碗掷向她，喘着气道：「哪里来的贱婢！主子们的事轮得到你碎嘴吗？」

觅儿抹了把溅在脸上的药汁，还欲再行争辩。

程寅说：「你回去吧。」

觅儿被两个奴婢推搡着出了房门，天色将明，是清澈好看的蓝色。

觅儿踉踉跄跄地扶着门廊边的柱子跪倒在地，终于忍不住掩面哭泣。

辰时，程寅总算带了人过来。

何渠双目紧闭，双手置于腹部，是安详的模样。嘴角却溢出一丝血痕，怎么也擦不干净。

御医把完脉，又查看了伤势，面露难色，「圣女伤得太重，又拖了一晚上，更是伤入五脏，恐怕随时可能丧命。」

程寅一派的云淡风轻，不见丝毫忧色，只曼声道：「很严重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你回禀皇帝，待她养好了身体，再行婚嫁之事不迟。」

何渠的伤已非御医能治得了的，觅儿送走那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前，他站在门口，神色间颇多犹豫，最后还是张口问道：「圣女不久前是否受过水刑？」

觅儿愣了愣，回想起昨天乍见何渠她惨白的脸色，「我……不知。」

「我方才为她诊脉，湿邪已深入骨髓。现在虽然不显，可以后每逢阴雨霉湿天气，全身关节都会疼痛难忍。最怕的是……胞宫受寒，寒凝血瘀，进而影响到子嗣。」

程寅正在喝茶，许是刚沏的茶有些烫手，他哆嗦了一下，茶盏摔在地上，发出「啪」的一声。

八、

御医走后不久，皇帝便来了。

「朕听闻圣女伤势严重，心中甚感担忧，特带了一位高人前来为圣女治伤。」

程寅轻慢地抬眼，「高人？」

皇帝，「是啊，此人医术高明，且擅玄术，凡世医者眼中的不治之症在他这里皆能妙手回春。」

皇帝语音方落，那位高人便自他身后走出，执着一柄挂着玉坠的折扇朝程寅躬了躬身，笑吟吟地道：「小人柏梓桑，见过国师。」

他顿了一顿，再度朝程寅身侧的忧姬颌首，唇角笑意扩大，「见过国师夫人。」

忧姬莫名觉得此人的气息颇为熟悉，熟悉得让她生出不适，微蹙了眉心疑虑地睨着他。

梓桑不以为意，依旧噙笑道：「烦劳二位带我去看一看伤者。」

何渠榻前。

他将手指搭在她脉上，沉吟许久未语。

程寅道：「高人可有法子使她醒来？」

梓桑收了手，掩了掩袖子，笑道：「圣女沉痾痼疾，加之如今心脉受损，便是神仙来了也回天乏术。」

程寅陡然沉下脸，「这便是陛下所说的高人？」

梓桑不惧不怒，反倒是语带探究地道：「不知国师是忧心圣女的安危，还是忧心圣女若是死了夫人也要赔上一条命呢？」

换魂之事断不该有旁人知晓，程寅眼底掠过一丝杀意，「你是谁？」

梓桑微俯下身，指背轻轻抚过何渠苍白的脸颊，「我是她的一位故人。」

程寅瞧着他的举动，面色不易察觉地冷了一冷。

「若圣女当真这般凄凉死去，国师日后，只怕是要悔恨终生。」

「她不过是一个河渠边捡来的孤女，连名字都取得这般低贱，若非程哥哥，她早已曝尸荒野，哪里还活到如今。」忧姬凉凉道，「左右已找到新的圣女，她死便死了，我与程哥哥会为她寻一块福地葬了，也算全了她救我的恩义。」

梓桑看了她几眼，「夫人这寡薄的性子倒是从未变过，好说也是曾恩爱了数载的枕边人，国师就未想起哪位故人吗？」

忧姬脸上闪过一抹惊慌，「你胡说什么。」

程寅袖下的左手紧握成拳，神色晦暗。

「鱼目混珠，以假乱真。」梓桑淡淡道，「若是爱她，又岂会不知她的品性心性。程寅，你就从未有过怀疑吗？」

忧姬抓住了程寅的袖子，仰头哀怜地望着他，「程哥哥，这人来历不明，怕是有古怪，你莫要轻信他的胡言……」

程寅缓缓道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梓桑眸间浮出讽意，「我笑你枉费心机，费尽周折救回来的心上人被你弃如敝履，反倒对一个假货珍爱有加，你的一腔愧疚皆用在了前世加害她的人身上。程寅，我若是你，断不敢再活着出现在她面前。」

忧姬头一次见程寅露出如此惶怖的眼神，他紧紧盯着榻上无知无觉的何渠，神情晦冷骇人。国师府上方黑云涌动，偶有紫色雷电劈裂天空，下人们纷纷躲在屋檐下，畏惧地望着这天降异象瑟然发抖。

半晌，他吐出四个字，「绝无可能。」

他低声说，更像是在说服自己，「我识得忧姬的魂魄，她不可能是她。」

梓桑眼中讽意愈盛，「我把这东西留给她，原是想等她将来自己发觉，如今只怕她是没有命看了。」

他伸手，从何渠怀里掏出竹卷。

「此乃天界神器溯命筒，滴血上去，前世种种，自见分晓。」

「……我知你是谁了。」忧姬退后两步，骇然地指着他道，「他便是昨夜轻薄我的淫贼，便是他伤了我……程哥哥，你快将他杀了……」

程寅垂眸凝视那竹筒，未动。

忧姬难以置信，「难道你宁愿信这淫贼，也不愿信我吗……」

梓桑却笑道：「这便是你视若珍宝的女人，你瞧瞧她，惺惺作态，愚蠢怨毒，哪有半分她从前的影子。」

程寅瞳仁紧缩，终是将指尖血滴了上去。

殷红的血滴湮没无痕，竹简漾起一层薄渺的白光，将屋内几人裹入其中。

榻上的何渠眉心动了动。

混沌之间，她似一缕被带入时光秘境的幽魂，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幻象。

她看见一个身着青衫的女子站在海棠树下，面前的男童绷着张小脸，紧张戒备地望着她，她不在意地笑笑，伸手掀开他的袖子。

小小的手臂上生着一枚极狰狞的胎记，如同被烈火灼伤过一般。

男童的身体立刻颤抖起来，似是极抗拒别人看到这个丑陋的印记。

她却轻柔地抚过那处，喉头微动，「你瞧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」

男童是宁王的庶子，乃是宁王酒后乱性与一个卑贱的浣衣奴生下来的，他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就被善妒的王妃寻了个由头杖责处死了。

宁王子嗣不少，光儿子就有六个，对他也不甚在意，他自小住在荒芜破败的院子里，冬天穿得是破了絮的夹袄，夏日吃的是馊了的饭食。

她轻易折了虐打他的下人的手臂，在那几人的哭号惨叫中蹲下身说，程寅，从今以后，再无人敢欺负你。

她名唤忧姬，武艺奇绝，且身负仙法，一人可抵千军万马，举朝上下无不对她且敬且畏。皇帝亲临宁王府，想请她入宫为帝师，她牵起他的手，淡淡道我只做他一人的师父。

于是宁王终于正眼瞧见了他这个儿子，自此锦衣玉食，仆从如云，再也不需要在苦寒难熬的冬日里将身子缩进她怀里，在后背那只素手缓慢拍打的节奏中才能安然睡去。

他最恨旁人议论他的娘亲，哪怕拔了那碎嘴下人的舌头也不能解恨，可这一次当面侮辱娘亲的，是他的长兄，宁王府的长子嫡孙。

他回到那处荒凉的院子，坐在廊下的石阶上抹眼泪，小小的拳头握得死紧。

又是她，她立在他面前，言语清淡，「哭什么，你娘亲是浣衣奴，他娘亲又高贵到哪里去，都不过是浊骨凡胎的凡夫俗子罢了。」

似是担心惹得他难受，她遂补充道：「虽是这样说，不过你娘亲的德操定然淳善高尚些，不然如何有机缘诞下你呢，说不得她死后就可位列仙班了。」

男童垂眸不语，拳头捏得愈发紧。

是吗，若是娘亲死后便成了仙子，又为何眼睁睁望着下界的他受尽冷待和欺凌，从不施以援手。

年岁渐去，那个躲在她怀里哭泣的小小少年长大了，再不会轻易掉泪，便是连话都少了许多，官场沉浮中愈发内敛深沉，看不出城府。

他说：「姐姐，你会帮我对吗？」

他想做世子，他想要兵权，她通通如了他的意。

「我不是什么姐姐，我是你的妻子。」

已是青年的程寅未说话，呆然望了她半晌，她才欲说些什么，譬如解释一下二人之间的年龄差，青年便将她揽进怀里吻了她。

那是一个极莽撞的吻，灼烫的气息不知收敛，隐隐战栗的唇，还有颈侧暴突的血管。

那时她以为那是因为他的青涩紧张，却殊不知那一吻中的勉强。

终于，他位极人臣，从前欺压嘲弄过他的人皆被他踩在了脚底，连他的父亲和曾经不可一世的兄长都需得仰他鼻息过活，稍微施以眼色便吓得两股战战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忧姬问他：「如今的你可欢喜？」

他垂眸掩下眼中的猜忌，弯了弯唇，握住她的手。

他低声问：「为什么是我？」

她依旧如儿时那般轻抚他的脸庞，噙着笑道：「过去你所为我做的，今时今日的我不足以报之万一。」

宣和十五年，异象四起，皇帝昏庸无道，民不聊生，反军一路势如破竹，锐不可当，直至兵临城下所用不过数月，纷纷高举长枪叫嚷着让躲在程寅身后的狗皇帝出来受死。

他说：「忧姬，再帮我一次。」

「你想要千秋大业，万载功勋，我都给你。」

于是那一场原本注败的交战由一个女子逆转乾坤，传闻她面如修罗，嗜杀成性，所过之处血肉横飞，哀号遍地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那三日里，京城上方遮天蔽日的黑云为血腥气所染，连落下的雨都是红的。

她踏着尸山血海归来，得知的却是他新娶的消息，那女子正是大周的长公主——和昌。

她特意换上了一身白衣，仿佛这样旁人就瞧不见她身上沾的血。她只身来到二人的婚宴，那个曾经依偎在她怀中方能睡去的少年，曾经战栗而小心地亲吻她的男子，如今身着喜服满面漠然地望着她，那双狭长的凤眸略带残忍的，似乎想要看清楚她有多难过。

她护佑他半生，不惜造下杀孽，可得到的结果却是，被那人连同公主揪住她的要害，亲手诛灭了她。

他布下上古大阵，将她的仙身占为己有，由一介凡人摇身一变，成了大周不老不死的护国之师。

他问她，你知不知，每夜让我忌惮入骨难以安枕的，不是朝中那些手握重兵的老朽，而是你。

若不能完全攥在手心为我所控，终究难以放心。

.....

她死后，各地反军纷纷缴械归顺，程寅党同伐异，先斩皇族，后屠重臣，举朝上下无不自危，皇帝被囚于深宫之中郁郁而终，年仅九岁的太子继位，事事听命于他，朝政由程寅一手把持。

他终是权倾天下，得偿所愿，却成日在王府小院的海棠树下静坐，一坐便是数日之久，且不允许任何人踏足这院子。

那树生得枝叶繁茂，挺拔壮丽，却再也不曾开过花。

又是经年，那人已被世人淡忘，史官将镇压反军的功绩记在了他身上。于是百姓便只知他以一人之力挽救大周免于覆国之祸，感恩戴德，称颂他为一国之师，护佑大周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

九、

过去苦苦追寻的一切如今皆唾手可得，他却日渐失了兴致。

若是无甚可求，那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？

他空守着这漫漫长日，直至有一日，他再次去到那所院子，却发现和昌命下人将那棵海棠老树砍了。

小院变得极为空旷，唯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立在那里。

他看了良久，久到原本满眼挑衅的和昌面露惶恐。

他望着她，极轻地问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……你问我为什么？」和昌笑了，声音却在颤抖，「那个女人已经死了！是我联手杀了她，而今你还守着这树有何用呢？程寅，你不觉得荒唐吗，分明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却日日望着这棵树，我偏是要砍了它……」

剩余的话被他的手掐灭在了喉咙里，和昌瞪大眼，从程寅的表情中断定，他是真的起了杀心……

窒息的恐惧将她淹没，在她断气的前一刻，程寅松开了手。

她匍匐在他脚下呛咳不止，永生难忘他方才望着自己的眼神。

程寅望着掌心随风飘落而来的叶子。

他终于知晓自己想要什么。

皇坛前。

和昌目眦欲裂，嗓音凄厉地道：「你竟想复活她，你可知她是什么人？你以为你这般陷害她，即使她活过来，还会像往日一般对你痴心不改吗？她定然恨毒了你，届时你我都会丧命在她手里……」

他望着手中她所赠的重名鸟灵羽，垂眸不语。

那日之后，和昌便被打入冷宫之中禁足。

堂堂长公主之尊怎堪受此大辱，可如今大周已是程寅只手遮天，皇帝敢怒不敢言。

设阵招魂那日，和昌披头散发地闯了出来，她面容枯槁，衣衫凌乱，哪里还有皇女的雍容气度，「你疯了！你竟要拿自己的命盘做阵眼。程寅，你何时竟成了那舍身忘我之人？你亲手诛灭了她，现在又做出那深情来给谁看呢。」

程寅不曾理会她，他竖起灵帛，手中十柄招魂幡猎猎而起围绕阵眼急旋，此等禁术，一开启便引得天地色变，无数游灵惊嚎。

和昌痴痴望着这一幕，她流下泪，眼中浮现哀楚，「好。我追随你两世，偏两世你都执着于她，那我呢……我又算什么……」

溯命简中最后的画面，便是忧姬自刎在了阵前，诡异的是，她唇角竟然微微含笑。

「我吞下的是她的命石，待百年后转世轮回，忧姬便是我。」她口中絮语，「……和昌，本就不该有什么和昌……」

「看清了吗？」梓桑的声音冲散了幻境，「斗转星移，日落月升，直至此生，连她自己都信了自己是忧姬转生。这个女人对你的一片痴情，真可谓感人至深。」

和昌双眸怔然，恍惚摇头，她抓紧程寅的袖子，执着地向他解释，「不是的……不是的，定是这淫贼耍了什么招数……」

程寅忆起这些年与何渠在一起的日夜朝夕，那些相处间的默契和熟悉，他以为只是源于她体内忧姬的魂魄。

忧姬复生后性情迥异，变得任性刁钻，却是她依旧如故，他越发频繁地在她身上见到前世那女人的影子，这其中的蹊跷和端倪，他不是没有察觉……

可是如何能承认，如何敢承认，他对她做下的一切……已经无可挽回。

他伫立良久，方才低声问道：「如何才能救她？」

梓桑慢悠悠摇了摇折扇，「已经太迟了。」

程寅掀眸看向他。

梓桑视线下移，瞧见他袖中有血滴落，一滴、两滴，想是几乎将拳骨捏碎，他心中不屑，扬唇笑了一笑，「为今之计，只有拿和昌的命换她的命，你可愿意？」

和昌跌跌撞撞地向屋外奔去，「不要……我宁愿死……」

程寅五指虚握，隔空揪住了她的后颈。

「你说。」

「不难，只需剖开和昌的丹田，从中拿出忧姬的命石归于她体内，将她残缺的上仙之魄修补齐整，这区区凡人之躯所受的伤害自然于她无碍。」

和昌脸色煞白。

程寅目光瞥向她，淡漠得再不见一丝情绪，他抬臂将人拽到近侧，竟是要以手生掬。

梓桑「啧啧」两声，「也不必如此血腥，将溯命简置于二人中间指引命石择主，若何渠当真是忧姬，命石自然归体。我方才只是想试一试你罢了，未料国师竟这般的全无犹豫，利落绝情。」

程寅冷冷看他一眼，将和昌按到榻上，迫使她与何渠并排躺下，而后将竹简放入其间。

神光大起，那本不属于她的命石自和昌额心脱离，在空中闪烁一阵，飞入何渠天灵之中。

不过须臾，她面目便生出变化，容貌恢复至了七分。

忧姬天人之姿，生得螭首蛾眉，唇如朱砂，容色绝艳。

梓桑视线一烫，不甚自然地挪开眼。

「真的是你……」程寅喉头鼓动。

梓桑凉凉笑了一声。

程寅想要伸手去触她的脸，及近前，指尖却颤抖着未能落下。

他道：「她何时能醒？」

「命石融合需要时间，左不过半日的功夫。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，待忧姬醒了，以她的性子，定不会同那个假货一般对你曲意逢迎。」

十、

榻上何渠再度陷入幻境，那命石携着许多尘封已久的记忆，在她脑海中乍然复苏。

原来数千年前，她乃是天界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，剿灭魔族无数，连魔界那位自负天资的少主在她的手下尚不能扛过五招，此般威名赫赫，树敌亦是不少。

就比如那位魔界少主，自打当年落败之后便一直怀恨在心，哪怕仙魔两界如今已化干戈为玉帛，一片祥和景象，他仍不能释怀，寻机便要对她一通言语挑衅，烦人得很。

那时的她有一位心上人。

那人是临泽帝君，是她的师父，也是她的主人。万年前在阴灵沼泽拾起为怨灵噬咬奄奄一息的她，旁人皆劝他莫要理会她这样一只被同族视作不祥之兆，转而遗弃的单瞳重明鸟。

是帝君以血相哺救活了她，之后更是将她放在身边亲自教导，她的一身功法皆为他所授，是以三界之中难逢敌手，过去将她当作异端驱逐的重明鸟族也再度接纳了她。

帝君虽然严厉，却也会在她受伤之时轻拧眉心，难得卸下男女大防为她上药疗伤。他曾劝她卸下将军之责，天界多的是想立功的勇将，可她不想丢他的脸，她既承了他的衣钵，便要做出个样子。

何况她也有私心，她想瞧瞧他为她担心的神情，想像幼时那样安静地趴在他膝头，等待那只大手抚过她的脑袋。

可她也知他是她的师父，他不可能对她动情。

何况他还是那般冷清的性子，这几万年来，怕是从未有一人走进过他的心，只有那千羽阙的流筠仙子还与他说得上几句话。

而今四海升平，已许久没有战事，她一个闲散将军，无事便去司命那里逛逛，翻翻他殿内的话本，瞧着人间八苦甚是有趣，便生出了下凡的心思。

她一贯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，念头乍起便已下到凡间，四处游历一阵，随手解决掉了几只害人的小妖，正觉无甚滋味，竟又因为貌美被出巡的皇帝纳进宫当了妃子。

她身上杀伐太重，一般很少有人能够记起她是女子这回事，如今难得被人贪慕一番美色，倒让她觉得新奇得很，是以便随他去了。

她真身是只鸟，需知鸟都是极臭美的，她爱慕帝君，也有极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生得过于俊美，俊美到很难让朝夕相处的人不生出邪念。

是以她自然也是喜欢华服美饰的，皇帝对她疼宠有加，摸出她的心思，从各处搜罗来了珍奇异兽的皮羽给她做衣裳，东海的珍珠西域的琼璧，连她寝宫中照明用的都是人间至宝夜明珠。

皇帝知晓她与凡人不同，有飞天遁地之能，怕她有一日会厌烦困于宫墙之中，竭尽所能地讨她欢心，甚至连朝政都顾不得，每日伴在她身侧。

三年后的一日，皇帝抿着发白的唇，慎之又慎地开口问她，可愿留在宫中伴他终老。

她愣了一愣，想着他一介凡人左右不过活个几十载，于她不过转瞬而已，况且这皇帝待她还算尽心，便答应了。

皇帝紧握着她的手，眼里迸出极浓烈的欣喜。

「那你可愿与我成就夫妻之实？」

她蹙了蹙眉，因不是很明白这夫妻之实是怎么个实法，在她犹豫的当口，皇帝便当她答应了。

帝君便是这个时候出现的，在皇帝进洞房之前，攥着她的手腕将人带回了天上。

帝君脸色铁青，她从未见他如此过，一时只顾新奇，连害怕都忘了。

帝君将她带进寝殿，寒下脸来问她，「你可知你犯下的过错？」

她有什么过错，她不过是耐不住寂寞在凡间走了一遭，她为天界立下战功无数，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？

眼见她不以为然的模样，帝君眸中掠过失望，将她关在殿内，「那你便一人待在这里，待你反省过了，我再放你出来。」

天上一天，地上一一年，对于帝君来说，她消失不过三天而已，她却是三年没见过帝君了。

甫一见面便遭到一通训斥，说完全不恼是不可能的。她愤然往帝君榻上一躺，蜷缩着身子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身上沉了一沉，似是有人替她盖被，她嘟囔一声，那人一顿，拿手轻轻触了触她的脸。

直至后来，她方知她的出现在凡间惹出了怎样的祸乱。

皇帝不见了她，寻遍皇宫无果后，将自己关在她过去的居所内闭门不出，整整七日，前来劝慰的皇后妃子连同老丞相皆被他轰了出去。

经过此事，性情本就阴沉的皇帝愈发敏感多疑。因知她真身乃是一只鸟，他不顾朝中百官联名劝阻，掏空国库请来天下道士猎捕鸟妖，为此施行暴政，不理民怨民苦。一段时间后，国境内的鸟妖几乎都被擒到了他修建的地牢中，只可惜，仍无所获。

他——看过去，无一妖是她。

蓦地，他的脚步一停，瞧向角落里一名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妖。

那女妖的眉眼轮廓与她生得极像。

他命道士把她抓出来，扣住她的下颌抬起，眸底掠过异光。

他挑出其中羽毛最为鲜艳油亮的一批鸟妖，拔光其羽翼命巧妇编织出世间最华贵斑斓的衣裳，让那女妖穿着身上立于城墙之上受万人瞻仰，而后对众妖施以酷刑，以滚油浇身，掏空五脏六腑暴晒于日光之下。

本已在人间隐没声息以求共存的妖族怎堪这般侮辱，一时间，无数妖怪精灵涌入周国百姓之家屠戮生灵，更有一批妖精直逼皇宫。

那些恶事虽非她所为，却是因她而起，天帝要降下九天玄火施罚于她，是帝君为她求情，道她性子纯良，此番懵懂下凡竟成了诸多祸事的源头，皆因他这个师父管教无方之故，他愿一力承担下所有责罚。

天帝念及她过往的功勋，答应了。

九天玄火是什么？是灼灵噬体之苦，是帝君从前拿来征战魔界的东西，多少魔君被炙烤得灰飞烟灭，如今竟被拿来惩罚他自己。

他虽是帝君，未死在那重重烈焰之下，可身上也留下了数道无法褪除的烧伤。

她抚着他小臂上的伤，只觉此生从未如此难过，比之初次上阵时被魔兵一剑刺入心脉还要难过百倍，「我知错了……我真的知错了，帝君不该替我的……」

帝君抬手抹去她脸上的泪，温声道：「本就是只秃了毛的鸟，若是再留些伤疤，就更难看了。」

重明鸟羽时长时落，是以在她幼时，常有仙家嘲笑她是只丑丑的小秃鸟，她为此还哭了许多来着。

原来他都知道。

她怔了一怔，眼神转厉，「我去杀了他，只要杀了他，妖族便会平息怒气。」

「诶，小鸟儿不可。」司命从殿外走来，「人间帝王的气运与紫薇星相连，只要帝星未陨，天界便不可任意干涉其生死，否则届时天象大变，人间怕是要生出更多乱子。」

「那怎么办？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残害我鸟族，眼睁睁看着妖族为害百姓吗？」

「小鸟儿若想弥补过失，不如便下凡遂了那皇帝的心愿，左右不过几十年他便要入土了。你再对他一番劝诫，让他对妖族致歉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若是妖族还敢耍横，你便让帝君往他们面前站一站，他们定会知道好歹的。」

她蹙了蹙眉，还未说话，便听帝君冷冷道：「不可。」

司命还欲再劝，帝君已下了逐客令，「此事我自有分寸。」

司命走后，流筠仙子也来了，瞧见帝君手背上的灼伤直流眼泪，对她也生出了几分怨怼，冷冰冰的不再与她说话，拿出止痛生肌的灵膏要为帝君涂抹。

她心头黯然，转过身想为这二人腾出地方，却被帝君叫住。

「才惹下这般祸事，你又想去哪儿？」他敛下容色，对流筠道：「多谢仙子赐药，交予忧姬便好。」

流筠僵了半晌，才道了声好。

她一面往他胸口涂药，一面向他低低地保证以后不会再胡闹了，也不会再痴心妄想，对他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

他沉默片刻，问她，何为不该有的心思？

她一下子卡了壳，绞尽脑汁思索怎么才能敷衍过去。

他却叹了口气，一吻印在她唇上，「我不是怪你，只是怕你没有识人之明，反倒害了自己。」

她呆呆道：「哦，那你亲我是什么意思？」

他看了她一会儿，「这是代表亲近的意思。」

「那我可以亲司命吗？我和他也很亲近。」

他在她额上轻敲了一记，眉眼却是柔和了不少，「不可以亲司命，也不可以让司命亲。懂吗？」

十一、

那妖，却不是那般好解决的。

妖王与众妖为祸百姓，肆意屠戮，人间已是满目疮痍。这本就是她惹出的祸端，天帝便派她下凡平息这场风波。

她立于宫墙之上，面色是见惯生死的淡漠。皇帝身着玄色龙袍站在宫道内，身后跟着大批侍卫军，一双眼睛死死睨着她，像是唯恐眨一眨眼她便会再度消失。

她衣袂随风翻飞，双眸睥睨，全然不见他的影子。

京城上空妖气漫天，宫墙外聚集着以妖王为首的大批妖灵精怪，士兵们为众妖身上的煞气所震，一个个握着兵器瑟瑟发抖。

她微微抬起手，便是一道疾风过境，将城下眼露嗜血贪念的众妖掀翻在地。

妖王为了维持风度，生生挨下这一股劲力，他抹了抹唇角的血，冷笑道：「天界这心却是偏得厉害，分明是这狗皇帝凌虐我族后辈在先，你们却惯会偏帮这些无耻的凡人。我妖族遵守三界条例，苟于山野之间安分守己，只是这一再的退让倒是让你们以为我等好欺负。」

「自然是知晓你妖族受辱在先，不然你以为你们还有命好端端站在那儿吗？」她道，「是为雪耻还是借故生事你们很清楚，这段时日你妖族残害了多少无辜百姓？他们又做错了什么？」

「可那些鸟妖又做错了什么？左不过是他杀我族人，我便杀回去罢了。」

她笑了笑：「莫不是非要将这大周变作你妖族的领地才肯罢休？」

妖王神色一暗。

「你妖族所为天帝皆已知晓，他心中自有定数。劝妖王你见好就收，莫要惹得天帝发怒，再现一遭千年前的惨剧。」

妖王面上青白交加，他权衡一阵，阴鸷地瞧了她一眼，与众妖一并消失在了宫墙外。

她步入宫道，皇帝攥住她的手，指节泛白至微微颤抖，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」

他道：「朕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引你出来。」

她抬眼，看见他身后跟着一名女子，那是被他擒获的数名小妖中唯一幸存下来的，身着一袭流光溢彩的霓虹羽衣，极是艳丽夺目。

「她是不是很像你？」皇帝轻声道，「这衣裳，你穿着定然更美。」

她蹙了蹙眉，倒是没瞧出她与自己有哪一处相像，甩开了他的手道：「你这收割我鸟族性命做出的衣裳，我瞧着只觉厌恶，更遑论穿着。你为一己之私罔害生灵，这笔账天道迟早都是要与你清算的，望你好自为之。」

不远处，帝君浮于流云紫霞之间，静静望着她。

她心下一定，径直朝帝君走去。

帝君瞧了一眼地上的皇帝，执起她的手。

她自是不会拒绝。

「陛下……」女妖瞧着皇帝此刻的面色十分害怕，小心翼翼去挽他的手臂，柔声道：「您还有我……还有禾儿……啊！」

皇帝将女妖甩脱在地上，袖下的手攥至青紫。

当年三界之战平息后，佛祖曾断语千年后必将有一场浩劫，只是未料想到这浩劫竟是由她引出来的。妖族之后，魔界伺机生乱，这场勉力维持了数千载的安宁被彻底打破，蛰伏已久的魔族卷土重来，弱小的凡人成了仙魔两界交战下的牺牲品，人间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

她跪地请命上阵，帝君冷下脸，「若非你私下凡间埋下祸根，三界岂会变成如今的模样。来人，削去忧姬将军之职，收了她的令牌，押入天牢以思己过。」

她难以置信，「帝君……」

男人恍若未闻。

帝君重披战甲，挂帅三军，然魔族筹谋多年，又有妖族助力如虎添翼，天兵天将折损过半。眼见不敌，帝君以己身为祭，重启天机神盘，霎时间，无数妖魔在天机盘下灰飞烟灭，消匿无形。

她费尽心思逃遁出来，望见的便是他神力尽散，身殒道消的一幕。

此后这世间，再也无了对她倾心爱护之人。

她伏倒在地，双眸怔然，身上的数道伤痕皆是为逃出天牢受结界阻挡留下。若是那人还活着，定会眉头轻蹙，如同过去许多次那样。

他心疼她，不愿她做这个将军，她是知道的。

可如果不做这个将军，那样寡薄淡漠的人，如何还会在意她，怕是早就将她抛在脑后了。

拿一点痛楚换来他的瞩目，她一直觉得无比值得。

若是知晓有一日，他会因她造下的恶业而死，她何不早早地死在战场上呢。

身侧的小将迟疑地递上一卷竹简，「将军，这是帝君赴身天机盘前吩咐我交给您的，说是日后……」

小将一语未尽，身子便被她周身暴涨之灵力所形成的气浪打飞，手中的竹简掉在地上。

魔军已经降了，可她竟想催爆仙灵与剩余魔族同归于尽。

魔族少主捡起地上的竹卷，眼见势态不妙，涨红了脸高声叫嚷道，「忧姬！以帝君的福泽和修为，未必没有留下一线生机，若是你死了，这天下怕是再也无人可以救他了！」

她眸中金芒渐敛，渐渐恢复清明，缓慢起身，一双眼直直望向他。

十二、

眼前的幻梦如海市蜃楼般崩塌消散，何渠醒了。

她甫一睁眼，梓桑便将脑袋探了过来，紧张兮兮地瞧着她。

何渠顿了顿，开口道出了她清醒后的第一句话，「梓桑？」

梓桑眼睛一亮，「你的记忆都恢复了？」

「恢复了。」何渠起身下榻，接过他递来的茶水喝了一口，「也记得你昨夜妄图凌辱我的事情。」

梓桑面颊一红，尴尬地摇了摇手中的折扇，「我是听闻你竟鬼迷心窍到了与程寅那厮相好的地步，想来看看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。若是真糊涂，与其便宜了那厮，倒不如便宜我。」

屋外响起沙沙的脚步，程寅踏入屋内，与他同来的，还有被下人架着手臂的和昌。

她鬓发凌乱，被踹弯双膝强摁在地上。多熟悉的一幕，数月前，和昌初醒之时，便也是这般命人将她押住，而后施以棍杖之刑。

程寅兴许也想到了那一日，眸底沉暗。

何渠走到她面前，抬起了她的下颌。

瞧见她的模样，和昌脸上浮现出惊恐和畏惧，她竭力向后躲避，不愿看她，「为何你竟与我那般相像……」

「与你相像？」何渠道，「我本就生着这副样子，何来与你相像的道理？」

「你胡说……分明我才是忧姬。肉身可以不再，魂魄还能出错吗？」和昌双目赤红，几乎声嘶力竭，「我记得我与程哥哥所经历的一切，程哥哥……你还记得我为何要唤你程哥哥吗？」

——「为何不许？你是觉得我为老不尊，会惹得宫宴上的那些大臣们笑话？」那时她身披妃色薄纱，顶替了楼兰舞姬，要在夜宴上为那荒淫好色的皇帝献舞。

他望着她在薄纱勾勒下不盈一握的腰身，和裸露在外的大片香肩，难以抑制地冷凝了脸色。

她却笑了，将身子靠向他，柔柔揽住他的手臂，「那我此后也学那些寻常女子，唤你一声程哥哥可好？」

这一幕，恰被躲在罗帐后的和昌瞧见。

此后数年，牢记在心。

和昌竭力将头扭向程寅，惶急地想要向他自证，「你瞧，这称呼的由来除了你我，断无旁人能知。」

何渠笑了一笑，「和昌，你可知记忆是会骗人的？」

「千年前，你是我鸟族中一只小妖，因与我生得有几分别像被程寅留在身边。他杀尽你同族兄弟，拔下他们的羽毛给你做衣裳，你却枉顾血海深仇，真心实意爱上了他，此后生生世世，你都想成为我。」

「终于，在成为和昌公主后，你寻到了机会。」

「程寅生性多疑，他忌惮我入骨，你将我鸟族的命门告诉予他，二人合谋陷我于死地。程寅得了我的仙身，你却得了另一样东西，那便是我的命石，使得我被抹去记忆，而你却受了那命石的影响，与我越发相像。」

「和昌，你拼尽一生只为活成旁人，甚至连自己都骗了过去，不觉得可悲吗？」

梓桑踱步至二人跟前，悠悠道：「程寅，如今你可信了？」

良久，他方涩然道：「原来一直以来，我都错了。」

「是了，你心心念念、逆天改命也要救回来的女人，早已随着轮回转世来到了你身边，你却无一日真心呵护过她，反而易体换魂，将那和昌公主的魂魄塞入她的躯壳，还放任这女人对她用尽歹毒手段。你眼睁睁看着她受尽折磨与欺辱，生生折短了她的阳寿。你瞧，她如今已是百病缠身，就连站在那里，身上每一寸骨头也无不在隐隐作痛。」梓桑不无嘲讽，「程寅，这便是你对她的爱吗？」

殿外是满天阴云，黑沉沉地压下来，让人想起百年前忧姬死的那日，也是这般的乌云晦雨，不见天日。

幽微的风拂动她的袍角，程寅双膝着地，跪在了她面前。

大周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国师，便这般卑微狼狈地跪在了一个女子足下。

和昌神情怔然，不可置信地望着他。

而她垂眸，满面的无动于衷。

他沉沉道：「前世今生我皆负了你，你该是恨极了我。」

何渠眼中掠过一丝嘲讽。

她蹲下身，睨着他的眼睛，「怪我没有看清，程小公子的野心从不止于称王拜相，你怎甘于一生受制于一个女子，你想凌驾于众生之上。你要的，是我的命啊。」

帝君曾道她没有识人之能，到头来会害了自己，还真是一语成谶。

程寅张了张口。

他原想解释，解释她死后他便已悔过，余生都在找寻复生她的办法，在将误以为是她的和昌灵魂塞入她体内之前，他没有一刻是得以喘息的。

当他真的将一切尽数握在手中，心中却只有一个念头，他要她回来，活生生地伴在他身侧。

这份入骨的思念甚至强过了他幼年受尽欺凌时，对于权势和报复的渴求。

可望进她眼底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末了，终是艰涩道：「是我醉心权位之斗，辜负了你的情意。」

「情意？」她却笑了，起身居高临下地将他望着，「程寅，我对你从未有过什么情意。」

程寅遽然抬首。

「你当真以为我那时是为了你吗？程寅，你可曾记得你我初见之时我对你说过什么，你可曾记得我数度对你提起的前世过往。纵是我对你有万般好，不过是因为你臂上的那道疤，错使我将你当作了。」

程寅瞳孔紧缩，唇色暗淡，一字一顿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看来你与和昌果真天作之合，连自欺欺人的本事都如出一辙。」

她抬袖一拂，溯命简便自动展于他眼前。

小臂上的疤痕似在灼烧，疼痛难忍。

程寅脑中被强灌入了帝君的记忆，让他目睹了她与那人所一同历经的千千万万年。

重明鸟破壳即是少女，他解下披风盖在那赤蜷缩着入睡的女子身上，随后起身，命侍女拿来衣裳替她穿上。

可才迈出一步，便被一只软软凉凉的小手攥住了衣角。

鸟族皆有雏鸟情结，无奈，他只得做了她的师父，将她放在身边亲自教导。

再后来，她慢慢知晓了男女大防，不再整日缠在他膝头做尽娇憨之态。她努力不坠他的名声，成了长年征战威名赫赫的将军，即便被一刀劈碎了肩胛骨，也咬紧牙关说不痛。

她扭头偷偷瞧了他一瞧，眼睛亮晶晶，似是在笑。

那些埋于心底，不知名的情愫，渐渐地有些难以按捺。

既然难以按捺，那便不必按捺。

程寅望着帝君记忆中的一幕幕，她与那个男人，曾经竟那般亲密。

原来他对他的依恋和温柔，可为之付出一切的深情，皆是因为将他误认作了那人。

他为她的深情所惑，掏出了自己的一颗真心，可最后方知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旁人。

「我爱的不过是你手臂上的那道疤，是你身上帝君的影子。」何渠嘴角浮起嗤笑，「那疤是他替我受刑所留，毕生难消，我每每触之，便会念起他对我的恩情。若非你身上有着与他肖似的疤痕，你在我眼里，什么都不是。」

程寅记起前世，她那般轻柔地抚触他臂上丑陋的伤疤，眸底携着令人动容的温软。

她曾一遍遍执着而笃定地告诉他，「你我本是夫妻，你将来是要娶我的。」

那些话听了太多次，他早已信以为真。

究竟谁比谁更可悲？

真气逆流，似有千万柄无形的毒刃在五脏六腑间划动碰撞，程寅生生呕出一口血来。

何渠淡漠地瞧了一眼地上的血，五指成爪扣于程寅颅顶，便要碾灭他的魂魄夺回自己的仙身。

和昌说得不错。

她醒来第一件事，果真是要取他性命为自己报仇。

程寅咽下口中的血腥，自嘲地阖上眼。

「且慢。」

却是梓桑制止了她。

何渠余光瞟向他，示意他给她一个解释。

梓桑正色道：「他能救帝君，还不能死。」

「帝君？」何渠嘴角牵出一抹嘲讽，「千百年前，你也曾告诉我帝君还有救。」

梓桑掩唇清咳一声，「我那时骗了你，是想为你留下一个念想，省得你真破罐破摔与我魔族来个玉石俱焚。我诓你帝君有一线魂魄或许已转生为人，是想给你时间缓一缓，在漫漫人世游历一遭解开心结，可谁知你竟寻错了人，还被一介凡人夺了仙身。」

他叹道：「因果循环，自有定数，程寅便是那皇帝的转世。」

何渠蹙眉，「可他手臂上为何会有与帝君一模一样的疤痕？」

「是和昌，她趁众人注意力皆在你身上时捡了帝君殒后掉在地上的命石碎片，想要以此回到程寅身边。程寅请道士施法将碎片嵌入他的额心，于是他转世后便承了些许帝君的命格，甚至连模样都与他有几分肖似，也不怪你会认错。」梓桑道，「不过也亏得有她，方才为帝君现世留下了一线机会。」

何渠的手颤了颤。

「帝君残余的神识历经千年，已经愈发微弱，若你再迟些记起，他怕是就彻底消散在了程寅脑中。」梓桑道，「若想召回帝君散落在天地间的其余魂魄，需得以不周山为阵眼，上仙骨血作引，一颗仙心为祭，方有一丝可能。」

他嘴角牵出一丝笑，「那程寅便是个现成的祭品。」

十三、

何渠胸中大恸，她猛然攥住梓桑的袖子，指骨紧了又紧，用力至青白，方才缓缓道：「你不曾骗我。」

她喉头有难以察觉的颤意。

梓桑柔和了目光，轻轻道：「不曾。」

「你竟要拿程哥哥去换你的帝君……」和昌厉声道，「亏你天界之人向来以正派自居，竟也会使出如此阴毒的法子。你这般……与他今世所为又有何区别？」

梓桑眉心一拢，才欲开口，却见何渠松了他的袖子，转身面向她，「你大抵不知，我乃重明鸟所化，我族中人最是小肚鸡肠，睚眦必报，别人负我一分，我必还以十分，非此般不能解恨。」

她徐徐步向和昌，「你放心，我一贯公平，不会厚此薄彼。程寅做了我师父的祭品，你加诸我身上，桩桩件件，我都还记得十分清楚，定会逐一奉还。」

「你……」和昌面色紫胀，说不出话。

程寅闭上眼。

.....

不周山乃苦寒之地，终年飘雪，寻常凡人经受不得。程寅被梓桑以捆仙锁束缚在大荒之隅，为了唤醒帝君的神识，每日灌下一碗接一碗的洗魂汤，使得他神智混沌，再以溯命简将帝君的记忆强汇入他识海之中，逼得他一遍遍反复回忆帝君与她的那段过往。

他看见那人将练功练至昏迷的她从雪地里抱起，放到榻上悉心照料。

她发了高烧，总算流露出几分幼时的娇态，啜嚅着将滚烫的脸蛋贴在那人的手心。

而那人未曾拒绝。

他看见她如何从一个鸟族弃儿成长成天界战将，亦看见那人长久注视着她的目光。

如师亦如父，此乃天道人伦。

可那又如何呢。

束缚那人的从不是天道，而是她的日渐疏远和回避。

转机，却是那人间的皇帝。

他看见他的妒忌与惶然，立在现世境前望着二人在皇宫内相携的景象时紧攥的手。

那层薄纸终究被捅破，他很欣喜。

在那冗长无趣的岁月中，从未这般欣喜。

程寅脑中尖锐嗡鸣，冷汗浸透额发，手臂上的伤疤刺痒灼痛，似由毒火炙烤，那汲取他精血的玉器在他胸口散发着莹莹光辉。可这一切，皆比不得识海中的景象让他肝肠痛断。

她脱去那人衣衫，蘸取药膏涂抹那人肩膀脊背上的灼伤，下手极轻，眉宇之间尽是愧疚。

他垂下眼帘未语，半晌，沙哑道：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」

她不甚理解他的意思，「为师父上药。」

他微微叹息，「你这般模样，怕是被人占了便宜都不知道。」

她骄傲地轻抬下巴，淡淡道：「我竟不知这天上地下还有谁敢占我的便宜。」

他沉默地睨了她一阵，「就是这样，我才不放心。」

天旋地转，他将她压在身下。

肢体拥缠，耳鬓厮磨。

她红了脸，喘息着道：「这便是占便宜吗？」

「若是夫妻，就不算是占便宜。」

她愣了一愣，悟出些什么，「大约这就是皇帝口中的夫妻之实。」

「从未有人教过你这些吗？」

她思索一阵，「也不是，梓桑曾拿了一些册子给我，我翻了一翻，看不甚明白，便向他请教过几回。」

「梓桑？」

她答：「就是那魔界少主。」

帝君扣住她的腕，一吻烙在她泛着红潮的颈间。

「……你这样是在占我便宜吗？」

「我不算。」

原来这便是她前世口口声声念着「你我本是夫妻」的来由。

程寅冷汗如瀑，体内真气胡乱冲撞如绞，却低头噙出一抹可堪悲凉的笑。

十四、

模糊的视线内，他瞧见何渠白色的裙裾，沉缓地漫步至他身前。

「你倒是意志强悍，若是换作常人，怕是早已浑浑噩噩神智全无，你却能由始至终保持清醒。」她道。

他竭力抬起头，声音低得似乎一阵风就能吹散，「这是否比将我粉身碎骨，更能让你痛快百倍……」

「我痛不痛快都无甚要紧。」何渠淡淡道，「我只盼着，他能回来。」

程寅喉头微鼓，脏腑愈痛，那心口汲血的玉的光泽就愈亮，「连报复都不算吗……」

他道：「你可知，我想救的人，想穷尽所能弥补的人，从来是你……」

她唇色浅淡，极是凉讽，「你与和昌对我做尽猪狗不如之事，还妄想着我醒来会和你和好如初吗。程寅，你未免天真得过了头。」

她道：「今世我伴你半生，你却仍能将与昌与我弄混。可知你即便是爱，爱得也不过是一个虚妄的表象。」

程寅面色煞白，汗珠顺着他的下颌低落，脖颈处青筋鼓爆，眼底霎时一片虚无。

何渠心中轻鄙，转身欲离开，却听他低低地道：「我如何不知晓，我非你要寻之人。」

她顿住脚步。

「你从不知，平白受到你那般对待，我心头有多惶恐难安。你也从不知，我有多恨你。」

她看着他时，永远是带着怀念的，像是透过他在望向另一个影子，却从未有过他。

如何能不嫉恨，她的温柔和优待，她待他的万般好，皆因那段他所不知的过往。

他惧怕极了。

怕她发觉他非她所寻，怕她离开，怕到寝食难安，日夜煎熬，数度从榻上惊醒，冷汗涔涔，掌心血肉模糊。

梦中她冷漠决然的样子，历历在目。

每每思及此，痛入骨髓。

他与和昌成亲那日，她闻讯前来赴宴，眸中是掩饰不去的伤心，但那伤心里，又有多少是为了他。

他对她有多少依恋，便有多恨她，恨到亲手策划一切，欲置她于死地。

可她真的死了，他又不计代价地将她复生。

若是再来一次，她会完完全全属于他，再无那些荒谬的掺杂。

他嗓音沉哑，「我最恨，你将我当作你的帝君。」

何渠走后，梓桑出现在了何渠面前。

他惯常捏着一柄折扇，只是那扇子上的玉坠，此刻却已附着在了程寅胸口。

「此世她为你一手养大，视你有再造之恩，尊你敬你，若是假以时日，未必不会倾心于你。只可惜，你不曾珍惜。」梓桑道，「你将她看作养魂的容器，待那和昌复活便将她一脚踢开，弃如敝履，更纵容和昌对她百般刁难。」

眼瞧着他面上血色尽褪，梓桑微微笑了，「程寅，是你一手毁了与她今世的可能。」

.....

这是和昌被丢进化骨池的第七日。

化骨池见字生义，便是腐蚀肉身，唯留白骨一具，偏梓桑灵药无尽，能吊着她一口气不死，第二日卯时重新生出血肉，奇痒无比，周而复始，求死不能。

和昌被锁在池中，一汪池水皆被她的鲜血染红，她是真的怕了，平生从未感受到如此彻入骨髓的恐惧与痛苦，不住哀声乞求何渠放过她。

何渠淡漠地道：「这不过是抵了我在水牢中受水蛭噬咬之痛。还有杖刑、钳甲、换魂之苦，你还没有经受过。」

和昌眼露绝望，哀声道：「杀了我……求求你杀了我……」

这叫声却引得小皇帝身旁的侍卫江洛不忍。

「圣女为何要狠心为难一个姑娘家？」他躬身拱手，极力压抑着愤怒，「您就算是怨恨国师，也不该将这恨意转嫁到无辜女子身上。」

「哦？」何渠轻慢地笑了一下，走到他面前，「你说我为难她？」

江洛顿了顿，仍是道：「是。」

倒不知这傻小子对和昌用情至深。

何渠敛了笑意，「既然你这般心疼她，不若就替她受过吧。」

江洛咬了咬牙，「好，只望您就此收手，放过她。」

觅儿在一旁欲说些什么，何渠已带着人走了，无甚表情地道：「随他去。」

十五、

那夜过后，程寅心境大乱，使得帝君的神识终于有了再现之机。

为今，只需击败守卫不周山的黄兽，以湿山为阵眼，将凝萃了他精血的灵玉打碎，混入寒暑之水，再献祭程寅的一颗心，便可立阵复生帝君。

何渠立在和昌跟前，「今日是帝君归来的日子。」

她道：「亏得有江洛肯替你承受皮肉溃烂之苦，你方有机会亲眼看见程寅被剜心做祭的这一幕。」

和昌身着湿衣匍匐在地，红透了一双眼，「你真狠……可笑他对你却是一片痴心。」

「痴心二字从你们这般人口中说出，当真是辱没了它。」

……

寒暑河畔，何渠收拢五指，灵玉在她手中化作齏粉，荧荧散落进流淌奔涌的河水之中。

蕴藏其中的仙灵惊动了守山的神兽，倏而之间地动山摇，天际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。

梓桑站在她身侧，「这改天换命的复生大阵，十万年间也只有龙王麟钧曾有过一试，可他终是不敌神兽之威，人未救成反让自己也丧命在了它们口中。如今的你失了仙身，法力仅只五成，忧姬，你就不怕吗？」

何渠语调极低，「五成，也够了。」

梓桑眸色复杂，负在身后的手紧扣成拳。

她依旧同过去那样。

不曾变过。

护山的神兽有二，身着黄色盔甲，自共工怒触不周山，天柱断裂后便守卫在此，历经千古不灭，有无上威能。

二兽来时遮天蔽日，身上溢出的神力引得狂风大作，沙石飞溅，方圆数里草木衰败，何渠便迎着这一股疾风腾跃至半空，掐指作诀，引来天雷劈向它们。

神兽吃痛，旋即暴怒，口中吐出滚滚黑烟蒙蔽二人视线，巨爪迎头向她拍来。

「接着！」梓桑甩出长剑，朝她喝道。

渡沉剑在空中飞旋几圈落入她掌心，那是她在天界用惯的兵器，转生后不知遗落在了何处，如今重回她手中，剑锋发出欣喜的嗡鸣。

有了它，才算有了几分胜算。

那注定是一场鏖战，二兽皮糙肉厚，极其扛揍，而她此世又是肉体凡胎，被神兽一掌拍中，便是头昏脑涨，耳目淌血，亏得梓桑在关键时刻替她挡下了攻击。

何渠从地上爬起，抖了抖衣袍上的灰土，「数年未见，你倒是长进了许多。」

梓桑冷哼一声。

能一口吞吃龙王麟钧的神兽自然了得，何渠生生被撕扯下了一只手臂。

梓桑目眦欲裂，「忧姬！」

血滴在山下的程寅眼皮上，他抬目看去，只觉眼前一片血雾蒸腾，唯见那女子独臂握剑刺向黄兽眼球，一副豁出命去的样子。

他握紧了拳，口中发苦。

她这般模样，都是为了那人。

心口涌起淡淡的悲凉和无奈，他知那不是他的情绪。

是她的帝君。

危急关头，小皇帝领着一批凡世的修仙者匆匆赶来。众道士在山脚布下剑阵，霎时间万剑齐发，铺天盖地地袭向二黄兽，连觅儿都来了，红着眼眶撕心裂肺地叫道：「小姐！」

虽此等凡刃只能伤到皮肉，却足够让它们分神，何渠与梓桑抓住机会，合力执剑捅入黄兽最脆弱的眼中。

黄兽痛呼，其声如啸，震得山脚下的凡人双耳流血，纷纷弃剑捂头。

「尔等违逆天条犯我不周，而今又重伤我兄弟二人，就不怕届时天帝降责吗？」黄兽道。

何渠收了剑，拱手作揖，「我本无意冒犯，千年前临泽帝君为救三界于水火，以身作祭开启天机盘击溃魔军，自己却落得身殒道消的下场。还望二位神君网开一面，容我借贵地一用，将帝君救回来。」

黄兽对望一眼，沉默须臾方道：「我等耳闻帝君以身赴死护佑苍生，心中亦是敬佩万分，只是这天规到底是天规，若是天帝追查起来……」

何渠道：「神君只管放心，罪责由我一力承担。」

黄兽颌首，双双消散。

何渠落到地上，断臂尚在淌血，她拖着渡沉剑，一步一步走至程寅面前。

他静静望着她。

「程寅，我这颗心你用了数百年，是时候还给我了。」

渡沉刺破他的衣衫、肌肤，穿透肋骨，程寅面色灰败，视线逐渐模糊，直至再也瞧不清她的面容。

「江洛！」被捆在另一侧的和昌大声呼喝道。

心脏泛起一阵凉意，何渠低头，看见一柄白刃自她胸口穿过。

而后，重重抽出。

她徐徐回身，江洛一副道士装扮，持剑的手还在抖。

她眨了眨眼，脚下一颤，勉力方能不倒下去。

她低声开口，「为了和昌？」

江洛握紧手中的剑，「是为忧姬姑娘。」

「你便是这般报答圣女的吗？」觅儿冲过来扶住她，流着泪大喊，「亏得那日她还曾在夏鱼手底下救过你，你赠的那双臭靴子，至今还摆在圣女房中！」

「靴子……」江洛喉头颤了颤，脑中浮现练武场那日，那女子将一双赤脚踩进他的鞋里，「怎会是圣女？我分明记得她的模样……」

「你与国师一般，都是瞎子。」觅儿哭道，「你看到的那张面孔，是国师亲手从圣女脸上剥下来换给她的。」

江洺心神巨震，愣愣地望着何渠，又望向她胸口的剑伤。

原来一直以来，他都护错了人。

梓桑赤着眼自人群后走出，伸手拧断了江洺的脖子。

江洺眸中水色隐现，似是想说什么，终是未能说出口。

何渠未再理会，她转身，再度抬起渡沉，在和昌声嘶力竭的叫喊中亲手剝出了程寅的心脏。

那心剔透玲珑，原是她的一颗仙心，却平白在他人胸口跳动了数百年。

程寅唇角溢出鲜血，眼前浮现幼时海棠树下，一袭青衫姿容清丽的女子执起他的手，浅笑盈盈地道：「你瞧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」

那时心中已隐有预感，他不会是她要寻之人。

这些年来，他已自欺欺人了太久。

何渠从脚边捡起一块石头，施法将其变作一颗鲜活跳动的的心脏，重新放入他胸膛内。

她漠然垂眸，「你将带着这颗石心被困在厄罗幻境中，历经人生最惨痛惘恨之事，循环往复，永无脱身之时。而和昌会伴在你身边，受我鸟族万鸟啄食之苦，欲死不能，永生不灭。」

.....

何渠醒来正是晨光初绽，日出有曜。她从榻上支起身子，恍惚片刻方觉不对，垂头一看自己的右臂不知何时竟又回来了。

梓桑说，是帝君将她抱回来的，可是帝君人呢。

他竟不曾守着她吗。

何渠心头微梗，旋即想到一个可能。

莫不是梓桑骗了她，帝君根本不曾回来。

她唇色煞白，惶急之间竟滚到了榻下。

梓桑恰好赶来，放下粥碗将她扶起，在她的逼问下支吾一阵方无奈说了实话。

帝君为了修补她的仙身，生生融去了自己半副神骨，此时正在偏殿休养。

她下榻欲走。

梓桑拉住她，「他定不愿让你瞧见他如今的模样。」

何渠顿了顿，仍是挣脱了他。

无怪她醒后觉得身轻如燕，体内灵气充盈，脉络通畅，修为竟比在天界时还要高出几分，原来竟是帝君将神骨融给了她。

神骨，他可知神骨是什么？

她步履不停，到最后几乎小跑起来。

拐过重重回廊，她脚步蓦然一停。

帝君身着白衣立在她跟前，此情此景，让她眼眶发烫。

为了等这一刻，她几乎精疲力竭。

男人微微弯唇，似是在叹息，「我就知道你不会听话。」

(完)

您的会员即将到期

还剩 8 天到期，最低 9/月续费免费参与千场课程

立即续费 ▶

评论 140



写下你的评论...



一团白熊 Lv7

江洛也太惨了点，一共就见过几次面，他怎么知道小丫头片子有两幅面孔，认错了人就被拧了脖子了啊这

展开 ▼

01-30

💬 👍 100



星星不见了 Lv5

逻辑奇奇怪怪的

01-21

💬 👍 92

查看全部评论 >

点击查看下一节 ▼

整容成男主的白月光